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許佚璋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二十七

宋 姚鉉 編

奏表書疏下 總一十三首

疏

政事二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請勤政崇儉約疏 張廷珪

請罷百姓西征疏勒等四鎮疏 狄仁傑

請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呂向

寺觀二

諫造大像疏 狄仁傑

諫造金仙玉真二觀像 辛替否

關市一

諫稅關市疏 崔融

亢旱一

請追癸巳日詔疏 雁隱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臣歴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以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

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且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寛猛隨時而大要惟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為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凡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畧無休

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為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乂安後至孝武帝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

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器物并諸王妃公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若此而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歷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滅亡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

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言不可不誡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饑儉一疋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怡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曽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疋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

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惟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也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

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詩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諸將

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徒難駕御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已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為樹置失宜不先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見恐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

獄因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户不少好衣美食衣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立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之

請勤政崇儉約疏　張庭珪

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啓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遠情

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為福者也伏見景龍之末中宗遇禍先天之際兇黨構謀社稷有危於懸旒國朝殆均於絕綖陛下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沴六合清朗而後上順皇旨俯念黔黎高運璿衡光膺寶籙以日月所燭之地書軌未通之鄉無不霑濡渥恩被服元化十堯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帝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荅鴻休然頃歲以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飢關輔之間更為尤劇至有樵蘇莫爨糠籺靡資不暇

聊生方憂轉死偶會昌運遘玆艱險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滿邸而陟元后或簡下濟之道獨滿雄圖之志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是故昭見咎徵載加誘獎欲大君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永保天和以固邦本也斯則皇天之於陛下睠顧深矣陛下焉可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臣愚誠願陛下約心削志澄思勵精考羲農之書敦朴素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後宮減撤外廄場

無蹤蹈之翫野絶從禽之賞休石田之遠境罷金甲之
懸軍恵恤僝㦄蠲薄徭賦去奇技滛巧損和壁隨珠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消九域農夫樂其
業餘糧栖於畝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曜合
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於地雖鳳凰巢閣麒麟在郊未
足奇也或謂天之炯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帝憑怒風雨
迷錯荒饉日甚無以濟下矣或謂人之窮乏不足恤者
則將齊甿沮志億兆攜離愁苦勢極無以奉上矣斯蓋

安危所繫禍福之源柰何朝廷曽不是察况今陛下受
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百寮華夷萬族莫不清耳以聽
刮目以視延頸企踵冀有所聞顒顒如也何可怠棄典
則坐孤其望哉

請崇學校疏　　　　韋嗣立

臣伏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所以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
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
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小學以化

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載餘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因陵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籍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讒邪兇

黨來俊臣之屬安執威權恣行枉酷陷正直之伍死亡為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徇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踰濫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罕能清惠自勗使海内黔首騷然不安賴陛下憂勞頻有處分然草弊斯近此風尚餘州縣官寮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求之於今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

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弘奬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内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戀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户口亡逃過半租調減耗國用不足治人之急尤切於茲故知務學之源豈惟

潤身進德而已將以安人利國安可不務之哉

請崇國學疏　李絳

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太學尊重名儒習干戚羽籥之容盛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敎化以致太平天子親舉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士丁治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於擾攘之際崇

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學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匡國濟時未有不遊於太學以躋於顯位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闕中便修太學并為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黌舍大加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贍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辨今咸徵經據並傳師法故朝廷無不根之論蕃夷有慕義之名風教大成禮樂咸備貞觀之理謂之太平至于開元中亦弘國學之制後覩儒道

之盛故太學興廢從古及今皆興於理化之時廢於衰亂之代所以俾風俗趨末而背本好虛而忘實蓋由國學廢講論之禮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除瑕穢前代所不能舉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方傾耳兆人企踵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光關弦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頃自羯胡亂華

乘輿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毀廢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廄園蔬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崇太學重延碩儒精選生徒奬寵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學中屋室廚饌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出羣者縻之以祿廢業怠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大學之訓日崇陛下垂拱明庭受釐清禁使師氏教

德不獨美於周時橋門觀禮豈復謝於漢日伏希天造特鑒愚言起兹廢墜弘於教化冀裨聖教以助皇風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案疏　李嶠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踈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踈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别准格敕令察訪者

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准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為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

機非無事也幾事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一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案劾姦邪糾擿欺隱比於他吏可

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温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効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飢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巳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

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崐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懐死生之痛因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

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
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
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
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
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
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恵妾又聞為政之本
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
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

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賞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瑶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翫纖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

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奥祕於麟閣盡探賾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惟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矣

諫孟春講武疏　王方慶

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校材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講兵兵者甲冑干戈之揔名兵金性剋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析陽者也

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為沍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至冬教習以順天道

請罷百姓西戍疎勒等四鎮疏　狄仁傑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

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畧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絶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

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籍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能為天所佑也昔人有言曰與覆

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西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手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征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

淮巳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揺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尅平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綏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

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絶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況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校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内憂蓋為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絶域未平為念但當勑邊兵謹守備蓄鋭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

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邉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諫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吕　向

臣聞鴟梟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久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

賊莫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脩文德來之旣慴威靈
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
陛下乃能收其傾效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祭玉帛之
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遊召入禁仗
仰英姿之四照送神藝之百發恩意俱極誠無得喻焉
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弓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
屑畧大過未敢取也雖聖智豁達與物無猜而愚臣徘
徊與時加慄儻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

羅竊至甃逼嚴躍稍冐清塵悔將何及

諫造大像疏

狄仁傑

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栰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績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户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

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説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背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撿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剎

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黄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寛征鎮

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

諫造金仙玉真二觀疏　　辛替否

臣嘗以為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眼見臣請以有唐以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善而從之則萬歲之業自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不康福祚

之不永伏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反正開階立極得至理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職司無一虛授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賞必俟功官必得雋所為無不成所征無不尅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道含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憐之神明祐之陰陽不愆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腐粟爛帛填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于郊九夷百蠻歸款于闕自古有帝皇已來未有若斯

之神聖者也故得享國久長多歷年祀陛下何不取而
則之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
化不取賢良之言徒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
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户造寺不止枉費財
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
加數倍所入減數倍倉不停本歲之儲庫不貯一時之
帛所惡者逐逐多忠良所愛者賞賞多讒慝朋佞喋喋
交相傾動容身不為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

之食以養殘兇剥萬人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水旱不調疾疫屢起遠近殊論公私罄然五六年間至于禍變享國不永受終于兇婦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護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憂故太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不寧故累卵之危立可待矣頃自夏以來霪雨不解穀荒于壟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

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菜枯黄下人咨嗟未知賙賑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檢校試官充臺溢署伏惟陛下愛兩女為造兩觀燒尾運木載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計用錢百餘萬貫惟陛下聖人也無所不知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乃以百萬貫

錢造無用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伏
惟陛下族阿韋之家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之
理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忍棄
中宗短促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親萬國昔陛下與
皇太子在阿韋之時見亡是懼常切齒於羣兇今貴為
天子富有海內而不改排羣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
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羣兇而誅之臣往見明勑自今
已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

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
臣以為棄其言而不行其信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
又何以刑於四海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為姦人之所
誤宗晉卿勸為第宅趙履溫勸為園亭損數百家之居
侵數百家之地工徒𨊝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
不得遊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説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
所眼見也今兹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
有趙履溫之徒將勸為之蕫誤其骨肉不可不明察也

臣聞出家修道者不干預於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虛泊為高以無為為妙依兩卷老子視一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璇臺玉樹寶像珍龕使人困窮然後為道哉且舊觀足可歸依無造無營以取窮竭若此行之三年國不富人不安朝廷不清陛下不樂則臣請殺身於朝以令天下言事者伏惟陛下行非常之惠權停兩觀以俟豐年以兩觀之財為公主施貧窮填府庫則公主之福德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矣

前朝之時賢愚知其必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誅於丹徼燕欽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矣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於國臣今直言亦先朝直言之人也惟陛下察之

諫稅關市疏　崔融

伏見有司請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

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税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為不可税謹條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醇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税關防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速忘歲計之餘遂使田業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緼闕如飢寒猥臻亂離斯瘼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税夫關市之税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惟斂出入之商

賈不税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聖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按易繫稱庖羲氏没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人之本也士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

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摇之蕭何又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

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闕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喑嗚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朝變法定是相驚乘兹困窮或致搔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迸齊人亦自攪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為鄰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

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憧憧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船有大小載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擁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

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訬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姿棄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禦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

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揺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黙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齷齪亦所謂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税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兾有殷贍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沉璧于洛刻石于嵩鑄寶鼎以窮姦

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鞮鞻應時平珍南蠻纔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候靜謐比為患者惟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目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柝獨有默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料咸令削減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

加重稅或慮相驚況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主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筭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

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靈心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卒陳瞽辭伏紙惶懾

請追癸巳日詔疏　羅隱

歲貢賤臣隱既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於長安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罷水鑪香蒲蕭絳幡翬致於坊市門將所以用舊法而召雨也臣蹶起病榻間以為明天子憂人雖舜禹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臣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然不可以倉卒除去

今泰地旱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以頻矣天之高地之厚五嶽之縣亘四瀆之宏遠陛下命百執事啓祈外何嘗不以心祝之雖莖槁苗乾而百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以蒲蕭輩為請者豈陛下為其靈於嶽瀆者乎夫嶽瀆視陛下之公輔裂陛下之土田苟陛下憂則嶽瀆亦宜憂矣受祭據封者尚未能為陛下出力彼蒲蕭輩復何足以動天臣為陛下不取也臣又聞天之有雨澤猶陛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干之則陛

下渥恩亦可以委曲干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所以記事記言然後付太史氏臣必恐其得以容易編牘今冒死請追癸巳日詔旨若陛下落十六聖之教訓雖五種栖野而百姓不暇掇豈蒲蕭輩之所及乎昔殷湯之代臣不以旱為災仁聖之君在上也今旱未及殷代而陛下憂已過矣臣請因旱以賀萬姓俾其知陛下心

唐文粹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二十八

宋　姚鉉　編

表奏書疏戊 總十三首

復位一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子疏 蘇安恒

去濫賞六

請減去濫食封邑疏 韋嗣立

去濫刑三

請不改反逆緣坐名名疏 崔仁師

彈奏二

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彈義成軍師節度使李聽疏 周太玄

誅戮一

誅誅程元振疏 栁伉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太子疏 蘇安恒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

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皇宴駕留其顧託將以萬務殷廣令陛下兼知政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間陛下骨血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興念亦何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羣雄

駭鹿四海膽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飛踐極歃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絶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所視陛下廢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

天下母慈子孝焉何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顔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詰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樞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

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為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請減去濫食封邑疏　　韋嗣立

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也故知立國立家皆資於儲蓄也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堯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之君亦所不免當此時百姓不至於困弊者有

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内比稍空竭尋常用度不支一年儻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縁倉庫不實妨於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略問户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即是一百二十萬已上匹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以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儻有蟲霜旱潦曾不半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臣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申草昧然後配

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纔只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大半私門則資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僭不足則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爲得封户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僕多挾勢逞威陵突州縣凡是封户不勝侵漁或輸物多索裹頭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歎遠近共知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數徵打紛紛曾不寧息貧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

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請受不得輙自徵催則必免侵漁人龔蘇息

論職官多濫疏　　韋嗣立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是也則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

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歴者甚深子產曰譬有美錦不使人學製之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治非其才則亂治亂所繫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效即頓至遷擢夫競趨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趣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贓汚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貟闕不供遂至

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

請選舉擇賢才疏

薛登

臣聞國以得賢為寶臣以舉士為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苻堅託政於王猛子産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路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

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奬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己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

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吳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奬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雜從横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

晉宋之後秖重門資為奬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為重不以修身為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兹擢士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

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主之徒復相放傚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有唐纂歷雖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唯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茂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敭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

皆稱覓舉覓為自求之稱末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徇已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黄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巳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戔戔榮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舍其䟽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諠然於禮闈州貢賔王紛諍於階闥謗議雜合浸以成風夫競

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潔己若開趨競之門則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潔己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唯秖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勳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賞拔夏統名高語其優劣也秖如才應

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秪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滅旋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辭高於務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為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恊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撝周勃雖雄乏之陳平之計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無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

免主之效閫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淵聚
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
設高祖追慙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
將不長於弓馬良將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
飾辭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
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為少僥倖冒進須立隄
防斷浮虛之飾辭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
忠讜之言文則試以效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

行中亦脩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絶文鋒挺秀有效技之禆用無經國之大才為軍鋒之爪牙作辭賦之標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稟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劍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謹按諸葛亮臨

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德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案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議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絶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禄之人選司有撝謙之士仍請寛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叅驗行

事以别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禄不専則荀彧進鍾繇郭嘉劉陶薦李膺朱穆勢不云逺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條奏貢舉疏　楊綰

國之選士必籍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

者也自叔世澆詐兹道寖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
浮薄竟不偶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
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
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
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
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從此積弊寖而成俗幼能
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
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况復

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為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毁讟為常談以向背為已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已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懐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内顒顒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事而理之則太平之

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將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輙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辦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奥旨通諸家之義試日

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為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

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龎自勸教人之本實在兹焉事若施行即别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聞奏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迷行美極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顔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

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道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樂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務澤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

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志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賛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常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

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揺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

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强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僣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蹤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論

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井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兩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禄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奬擢不甚謬哉秖足長浮薄之

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負數厚其禄秩選通儒碩生閑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效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揠揠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

諫高祖不以伶人為近侍疏　　李綱

臣按周禮均工樂官不得廁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

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鮮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衣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駒為開府既招物議大數彛倫有國有家者以為殷鑒方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業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故非創業垂統貽則子孫之道也

諫除濫刑䟽　朱敬則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況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寛泰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

說效一奇惟進豪猾之才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盻綽有餘態及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忽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敎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複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劒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畧漏難逾何二十

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
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辭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
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況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
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
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吉端曲直之影必
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寧無妖
不戮以玆妙算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秘
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

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飢非曷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辭流曠蕩之澤斷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塞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論刑法多濫疏

韋嗣立

臣竊嘗聞之在堯舜之日畫其衣冠當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兹千載以為美談臣伏惟陛下睿哲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以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姦宄惑亂視聽畴而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竟未能明其本源察其前事今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暗不識大綱請為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楊豫之後刑獄漸興

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絶遂使巨姦大猾伺隙乘間内包犲狼之心外示鷹鸇之跡隂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為巧誣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鍛錬已成辯占皆合縱皐陶為理于公定刑則謂汚宫毁柩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寛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縁共坐

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搆讎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效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為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才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怨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殛竄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侮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迴聖察昭然詳究周興丘勣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以省察則葅醢

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為良輔國之棟榦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皆此流則向時之流其數甚衆昔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蓋多寧無怨氣怨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陛下儻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削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

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比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懽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

請不改反逆縁坐刑名疏　崔仁師

自昔羲農以降爰及唐虞或設言而人不犯或畫像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為稱首及其叔代亂獄滋繁周之季年不勝其

弊烈火原於子產峭𣶏起於安于韓季申商爭持急刻
參夷相坐始於此也秦用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寛
大未爲盡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凉德遂使新垣族滅
信越葅醢見嗤良史謂之過刑晉魏至隋雖有損益凝
脂猶密秋荼尚煩皇上爰發至仁念兹刑憲酌前王之
令典採往哲之嘉猷革弊蠲苛可大可久仍降綸綍頒
之九區故得斷獄數簡手足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安
忽以暴秦酷法爲隆周中典垂惻隱之情反惟行之令

進退叅詳未見其可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既欲改法請更審量

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鞫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熈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謂皆由聖旨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陳豨光武聰明寛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英雄

失之於張邈此並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撫有萬邦蠻陬夷落猶懼刑網況輦轂咫尺姦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取絞縊此事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回臣聞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重勘當畢正義致死之由雪寃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

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
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
不能盡忠竭節對敭王休策蹇勵駑祗奉皇眷而反憑
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小貪冶容之好原
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
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如可恕孰
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
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

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

彈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疏　　周太玄

臣聞賞罰不明無以示天下是非一貫無能建大中臣竊見義成軍節度使李聽位極寵榮心無報效朝廷資其承籍委以統戎俾代憲誠付之雄鎮揔三萬貔貅之衆兼兩藩節制之權與其俯安危疑上副恩遇況陛下授以神筭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刻日先定而李聽擁旄觀望按甲遷延熒惑人事逗撓軍政遂使憲誠陷於屠

戮亂衆肆其姦兇由是六郡無依全師喪敗委貝州而不守燒劫無遺望棧口而疾馳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憚包羞蔑棄朝章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聽之由論其負恩萬死猶幸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斬於闕門高霞寓唐鄧破傷投諸遐裔渾鎬節制易定苦戰而兵力不支衣滋逗留西川欲進而兇渠尚在或親當矢石或躬履艱危勢屈賊鋒竟申朝典未嘗貸法必振皇威今李聽罪惡流聞中外憤惋比之常清等輩萬萬過之若陛

下猶視含弘不寘極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望付之法司以正刑典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伉

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夙有志願銘之在心若遭艱危必死王事當今日之際是臣死之秋將死之言庶裨萬一特乞陛下少垂聽覽則甘就㫒鑊且天生四夷皆習戰鬬輕走易北獨有犬戎數萬之師犯關度隴歴秦渭收邠涇曾不血刃直至城闕館轂尚有三載縣地數踰

千里謀臣不為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為陛下效一戰各擕卒伍剽刼閭閻汙辱宫闈燒焚陵寢者何故此將帥之心叛陛下也自朝義東滅迴紇北歸陛下以為智力所能神明所賛委權近貴失意元勲日引月長浸成大禍陛下侍臣載路多士盈庭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顔迴慮至使北揃汾浦西失秦川者何故此公卿之心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刼奪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者何故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

九月二十八日聞有警急十月一日下詔徵兵至今凡四十日矣天下兵一人不至何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也近自京輔遠至海隅文武百寮志皆離叛雖有朝恩戮力陜郡堅城陛下獨能長守社稷乎今臣所言四者皆叛陛下以為虛耶實耶若以為實陛下以今日之事為安耶危耶若以為危陛下豈得高枕而卧不決大計

臣聞良醫之療病也必審觀病源當病授藥若不當病療之無益陛下知今日之病何因至此臣實知之請言

其故何者天下之心皆恨陛下不練士卒踈逺賢良委任宦官離間將相以至於此陛下必欲救今日之急存宗廟社稷即請斬元振之首懸示天下盡出内使配隷諸州以朝恩勲勞留在左右仍以神策兵馬廻付漢官使朝臣百寮每日坐議左右使令盡用文武然後大下明詔削去尊號引過歸巳深自刻責誓與下寮將相率德勵行後宫嬪妃且移别院與宰相已下晝夜論政下詔云若天下勲臣知予自新許予改過即召募將士來

赴朝廷若以為舊惡未悛修身有闕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聽天下所往也陛下若納臣此言行臣所請一月之內天下兵馬若不雲集闕下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伏乞陛下讀臣此表一二十徧親與朝廷商量事若可行則自處置不用露臣此表臣今日上表即知萬死但顧得之死無所恨陛下若違臣所請更無長策社稷重事伏惟陛下審圖之

唐文粹卷二十八